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

石莊初集六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書二卷鴻桷集二卷鴻桷續集二卷

恒山存藁二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書二卷鴻桷集二卷鴻桷續集

二卷恒山存藁二卷） 陳弘緒 撰

芑山文集三十一卷 張自烈 撰

寶綸堂集十卷 陳洪綬 撰

二五九

六七一

寒崖近稿卷一日錄

詩冠序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王研田詩序

黃氏歷代文獻乘序

石幢菴記

建初諸子詩序

贈刑部主事孝友施先生傳

寒崖近稿

卷一日錄

十一

絕句合刻序

孝廉余聿雲先生墓表

就亭記

三唐傳國圖譜序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紀行詩序

六息軒書解序

重興翠巖寺記

寒崖近稿

公莫王方伯太夫人文
江上清風序

寒崖近稿

卷一日錄

二

寒崖近稿

新建陳弘緒士業者

孤庵著書齋梓

詩慰序

子彞輯海內知交所著篇什權度而刪定之掇其清異汰其繁蕪合五十餘人名曰神聽集其比閭而晨夕以詩商榷者莫如萬茂先日必以雪藤箋書其日之所得互相褒賞抨擊略不少恕月必用烏絲欄格下錄其月課馳示期於傾篋而止積歲時而朱黃淋漓紙札相壓局踰於筐箱中以爲常余小星苦園距寒崖近稿

予見山樓咫尺自其王父德甫先生暨其尊公悉能詩每剪燭閒步輒取以高下甲乙小星貽子有臥病草堂生燕子懷人風雨落燈花之句友夏涉彭蠡寓鐵柱觀與諸子祖眺大呼呼盧轟飲輒持鵲灣吟稿索評隲記其公車束子云悔不南而北南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徒北耳復出所未刻詩索評隲如往昔爲手錄其可傳者而頗效他山之攻伯宗寄暉桐前後集予寢食以之許以作序至今尚負然諾奈美周擁楫龍沙過子室懸桓徙倚或書箋或寫頌苦提

或白描少林面壁像去則遺僕阿三持卷快見昇知子無暇然聞美周詩安可以後于他酬應是肯子神聽集中最契洽之友也自喪亂以來夙昔汲冢魯壁之藏旣已蕩然烟雲而諸君篇什亦遂爲突騎拋擲委置于溝渠瓦礫馬通很穢間竊痛念諸君生平拓落不偶或賴子選而以其驚人句長留天壤庶可以騰光怪於異代而又不幸如此則是拓落不偶之中而重傷乎不偶也又安能已於太息嗚咽而繼之以涕泗荏蘭也哉吾宗伯璣詞壇之飛將也總角時寒崖近稿

二

已工爲古近體如射洪襄陽潯川當日比年風絮雨萍飄流靡定類杜門著作以自娛頃從長于寄子詩慰數帙取而披讀之率多予神聽集中人爲之雀躍狂喜無以異明月之年還合浦于將鏤鐫之耳今過津也昔楊雄沒而法書興仲長綽逝而昌言出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罔如是詩亦亦然諸君幸得伯璣搜括表章抑又何恨于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哉嗟乎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可以瑕瑜倒置是故選詩較作者尤難海賦一篇蕭統

存木玄虛而略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段文昌而刪削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其又何賴焉今伯璣茲集所遇無非雋永所拔無非奇秀銖兩而稱量之不爽諸君其真可以相慰於九京矣予既樂爲之序而又以胸臆所記憶之姓名別載一紙屬其尋折戟于沉沙訪殘珪斷壁於宿莽以補南陔白華之闕略焉伯璣其尚有以慰予夢寐於異日也夫丁酉陽月書于草貢讀書樓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性廉介剛鯁少讀書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福建司庖繁數百人尚書軒公輒命繼宗往鞠不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千戶李銘愛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鞠得實釋嫡子河間府養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途盜逸於法解役縱盜者羅同益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啼虛憯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吾爲盜若爲解役庶可寒崖近稿一傳四

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按京械張文諸刑部繼宗察文言動疑非盜再鞠悉其狀大奇之立釋兩人別遣役踪跡逸去盜卒獲之於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外適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翔以繼宗薦乃命知嘉興嘉興苦賦稅科徭煩且輸派叢獎每夏稅視秋稅僅百一里胥嘗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堪暴斂逃竄繼宗立法併於秋糧戶徵之歲計通郡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額頒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爲柴薪皂隸之

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爲祗候弓兵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能晰者繼宗決於咄嗟之頃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強記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耆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克他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竄之周可立乎可立股栗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凶窩盜肆惡一郡愚苦家鉅富權要多爲耳目一日劫桐鄉縣官絹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

寒崖近稿一 傳

五

以張無失主爲詞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民厭其昏貪妻賄權宦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宦求益力繼宗忽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爲罰聽別擇婿權宦喜語富民富民輸金如數繼宗忽持金召貧婿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辨繼宗時汝悔婚以貧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婿不貧友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以執法故見憾於諸權貴頗自負其剛饒益甚御史孔某奏至嘉興氣益不

可嚮避筆殺無辜甚衆繼宗榜於衙曰告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筆殺人如故繼宗忽具與馬戒軸繼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憊不足供大人脯資餽牽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奔驅輿直入府私署抵臥內搜索僅獲敝衣一篋圖書數卷御史愕且恨且婉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他郡暴橫憂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遣迂於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迂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麪具酒侯繼宗於舟至則款飲已

寒崖近稿一 傳

六

出金爵行酒繼宗手共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僭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留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投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叅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歎道殣踵接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擅用倉粟據兒爲贖往按吏書贖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捐贖至空中旋繞飛揚韓仰視問方指呼羣吏俄蒼鷹掠天而來從十鷹從之如相嘯命攫其贖或爪

或啄轉盼紛如雨紙韓怒曰若罔楊繼宗黨耶吾將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群鷹復至若詬詈於舟之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益怒呼兵勇群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益多鷹益衆韓猝無可奈何忽一老鷹拳而下擊於韓韓急以手蔽面鷹又倏攫其冠而去至空中衆鷹爭相爪啄如其頤然於是韓乃駭異事遂獲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廉介而變聲酷吏率望風解綬鎮守中貴暨藩臬諸司循往陋取供億民間繼

寒崖近稿一 傳

七

宗至悉革太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糴見繫藩子女不能償繼宗憫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溢於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敢食其羨食其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使罪無何丁母艱歸中貴汪直往弔繼宗衰經立墓次直趨至墓埒其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宗曰某貌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心啣之司禮張敏亦汪直黨其弟喪鎮守浙江憾繼宗偕時以

語中傷 上前頤 上知其廉而免敏與慶又皆心啣之制終 詔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皇親勛衛暨中貴多暴橫其管庄家人侵占官民田土園圃無算繼宗至訟訴旁午悉奪而還之會星變求言繼宗抗疏歷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於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瘡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徭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暨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見驚相告遂罷拜曰聞公名

寒崖近稿一 傳

八

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服俄擢湖廣按察使下車未視篆命祗候浸清水數百斛洗刷梁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滌貪污之氣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都布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舉公禮衆拜畢忽降階拜拜曰明日幸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爲民已繼宗遂卒於雲南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特遣有司致祭繼宗在嘉興僅攜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官

詔人曰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穉婦女獨稱包待制包待制吾慕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宗生平實無愧於拯云

贊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於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懾賴以保全尤衆當兵書項襄毅官總憲其得千戶沈楨怙勢爲惡繼宗每升堂食白牌令隸立府橋曰告沈楨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密緘狀於木匣召楨父子戒之改過及秩滿持匣付架閣吏曰郡有大事敝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楨惡蹟將寒崖近稿一傳

加籍沒吏持匣至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楨近戍已而嘉興人欲爲繼宗立廟楨子輪首輸金曰吾家以免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地學見能者哉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盛於爲郡故予錄嘉興之事獨詳焉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江南布衣以理學著稱者則有宣城施先生施自魯惠公之子尾以施父之字爲氏漢有施讐唐有施士旬皆彪炳千載籍宣城之族不知分自何代至元石硤山長璫而始有聞數傳至養默翁志和生思默翁尹政則先生之父與其王父而爲名人所誦說者也先生諱弘猷字允升世家宣城之雙溪里甫三載而母見背七歲就鄉塾穎慧異常見十四習制舉業輒能見奇至三十有七列諸生又十年年四十六而卒

寒崖近稿

十

于其里先生生平畱心理學雖偃蹇不售而終以理學顯名當代自王文成公首揭致良知之旨闡明絕學于千載下其門人王龍谿從而張大之一時學上大夫厭支離崇易簡交相切磋摩于風雨晦明之中月有講歲有會往來無虛旬至盱江羅近溪先生汝芳崛起江右與文成後先輝映所從遊較文成駸駸欲過之然以縉紳居高而倡奔走海內英才未爲難也先生煢煢布衣獨能發揮盱江之傳以提撕鼓舞于東南初交洪元夫而始有說入繼而北面盱江門人

陳文臺履祥日抽繹其微言緒論湛深默識操行飭修被其風者靡不感奮興起擔簦躡屨至傾江南十
四郡人士嗚呼自有明二百餘年來布衣中未之有也當是時海宇晏然無事君若相汲汲于巖穴遺賢如恐不及其以理學徵辟者時則有若茹蕕王公敬臣西蜀來公知德黃梅瞿公九思豫章章公漢建昌鄧公元錫或待詔翰林或教授郡邑雖弓旌未能如往代之盛然業已被物色邀蒲輪先生獨抱遺經講論卒未嘗沾一命之寄御史楊公備兵副使金公皆

寒崖近稿一 傳

十一

知之而皆不果薦先生亦竟夷然不屑也庶幾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矣先生之學以見性爲宗以善與人同爲大而要歸于躬行實踐嘗得叔父所遺絕產不下千金悉推以置義田建義塾錙銖不以自私性好施予視人緩急不啻切膚往往廢箸稱貸以相拯李孝子實夫困傭保中力加獎掖俾得儕于士類未幾李以友人冤死沁州獄先生發憤不遠數千里往直之歲饑道阻不得前每語及輒泣下師事文臺陳公十有三載左右服勞如一日文臺歿京師迎其旅

視歸墓雲山建專祠祀之其見于躬行實踐如此類者殆未易以枚數也先生歿四十有八年其令孫少叅聞章持焦太史所作墓誌銘屬弘緒爲傳嗚呼理學廢于干戈不絕如綫士大夫莫有過而問者况布衣哉如先生則雖特書屢書之可矣先生有子二人長曰啓贈刑部主事次日譽以詩文名贈刑部別有傳生平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

寒崖近稿一

十二

王研田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能言之然性情之所寄各異或以孤介或以曠達或以溫恭或以沉溺或以詭僻前溪子夜玉樹春江其沉溺者也玉川之結交甫里之散人歌其詭僻者也是二者吾無識焉抑或性情善矣而偏駁乘之要非其至竊以爲語性情之至者莫如春陵周夫子其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學問之說也而非詩說也而吾謂古今說詩者莫如濂溪爲高深夫中正仁義性情極至之則也或率寒崖近稿一 序 十三

之而合或治之而後合治之而後合與率之而合無以異然及其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詠歌之其所以道其性情者則又有至有不至焉是故其妙於主之以靜靜則天地間之日月霜露風雨雷霆山峙川流沙飛石立與夫人事之歡愉悲戚歌舞戰鬪以迨草木鳥獸蟲魚無一而不可攝入於吾性情之中而物之性情亦遂莫能自遁由是而後形之於言而後長言而後詠歌遇則爲周召之卷阿七月不遇則爲伯平之騷陶彭澤之四五言杜少陵之古

地體而豈瑣瑣漢魏初盛云乎哉予友金谿王研田今之中正仁義人也丁酉鄉闈受知董淡園令君令君過我函出其墨菰相示予爲獵纓正襟而慶得人俄研田見訪江樓復持其制菰與詩刻授之子讀竟喟然曰周誥殷盤其比偶也本乎二南雜出乎變雅者其有韻之言也吾乃今而又得忠孝益友矣未幾而研田哀舉南宮聲名滿天下歸而下鍵讀書稀跡城郭予與研田不相接者蓋三載然眉宇時往來吾胸中與人言輒舉研田以爲人倫模範今年春忽夢寒崖近稿一 序 十四

研田揖我於梅香柳影間次日而赫蹏至矣予以負病未竟讀其制菰而先讀其詩藹然而忠厚悠然而婉切穆然而思深慮遠有是哉研田之詩研田之性情爲之也研田之詩之妙研田之性情而又主之以靜爲之也而豈易幾哉讀研田之詩者無遽求其所以道之者而先求其所以治之者則幾矣不然吾未見其能爲研田也昔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輒於夢中往尋予疇昔之夢其于研田無亦偶有性情之合乎研田其益毋忘所以切嗟我

而治之研田一字惟歲其詩日缺壺編茲則缺壺編
二刻

寒崖近稿一 序

十五

黃氏歷代文獻乘序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繁衍而後合離盛衰之故
始可得而言其合而不能不離盛而不能不衰者勢
也超乎合離歷乎盛衰而有以長存于天壤者則其
人之爲也古者或以國氏或以邑氏或以封爵氏或
以官氏諸不在此例者又各有其受氏之自然皆不
轉盼間而其所謂國與邑與封爵與官悉已散爲萍
梗飄爲烟雲獨道德品行之嚆嚆事功節義經術文
章技藝之卓學者赫赫不與同歸堙滅是其族者奉
寒崖近稿一 序

十六

爲不祧非其族者莫不欲依以爲高會豈不以其人
哉蘇姓十有四氏而黃居一司馬遷所稱徐氏刺氏
昔氏江氏皆屬姓之以國爲氏者黃亦如之陸終之
後受封於楚定城之西此黃氏之所肇始也閱二千
餘歲名公碩卿偉人傑士項背相望所謂渾渾長源
蔚蔚洪柯者斯無愧矣南昌之黃分自雙井文節公
文節以孝友詩文馳聲元祐紹聖間至與眉山伯仲
相並故近代諸黃咸指雙井爲冠冕更十數傳而子
友敬渝孝廉與其弟子威崛起里閭闡明王文成良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〇

知之傳風雨晦明砥礪靡懈遭世變多端敬淪既不得志於時益發憤著蕘慮諸書以識切當世比于貢生痛哭流涕識者壯之子威紹其金昆未竟之業講學益力又謂受氏以來賢士大夫踵接未有網羅其事而類聚以張楚者乃著黃氏文獻乘若干卷起周秦迄於明崇禎凡四百餘傳簡而有法詳而不濫允矣黃氏之良史也自文節公而外若叔度若次公若世英若仲昭若勉齋若楚望若近代之石齋相國得其一足以先昭海宇得其二三足以夸耀來茲而黃

塞崖近稿一 序

十七

氏抑何其勳繁星連珠貫於簡冊哉予因是而有感矣凡詔告于世者莫如其鄉之前言往行爲易動尤莫如其家爲最易軒轅而後傳氏者計二千五百三十有五雖其支派互異然受氏既同亦猶之乎其一

家也誠得如子威者各因其氏之人之事爲比次而聯屬之俾其俛而讀仰而思憬然於世德之宜崇惕然於古訓之在目而曠然於合離盛衰之不足以置

懷也其所爲助流王化裨益聖教者詎不宏且遠歟然則徒以良史目吾子威之書其亦淺之乎知吾子

威矣子威別有詩文語錄各若干卷茲不具論

塞崖近稿卷二

序

十八

石幢菴記

大石輪囷崩削翔舞瀾漫而來泉之欲出者尋道不得怒而閤轟震林谷如是者六七里忽然聲恬氣歛遂爲香城寺距寺里許曰鮑公坑烟雲草樹幽澹自得咸有人外之態隱匿數千年不使屋廬桐城洪浪淵公挈其友吼石初公霞生王公避地至此陟巔屹攬巔朽結數椽其間題之曰石幢菴言其狀童童然如幢也或曰取精進幢之義以示來學也古雪禪師過其處雷六詠有奇怪石頭能自立法幢高建白雲

寒崖近稿一 記

十九

中之句予友謀聖問亟稱之于是石幢之名一旦著于洪州余嘗慨山川與文人苦不相值其湮沒者不可勝道然幸而與高禪遇則不須文字而亦傳如百丈道吾曹洞馮仰諸山是已然則其急於欲得高禪亦如其急於欲得文人不幸而兩者俱不相值則寧隱匿數千年之久而無憾今石幢有洪浪上人此地遂與百丈道吾爭勝吁何其幸也予不能文聊以苔澗漫之響而已

建初諸子詩序

予曩與伯宗次尾眉生農夫孟璿諸君結社秣陵數往來江上所識名宿稱一時之盛從皖郡賦歸來物換星移匿影不出者十五載舊都良友存亡不復可問其間筆墨馳騁文章贍逸爲近日壇坫所推者予亦不能悉其誰何獨伯宗似續得與父次尾之玉友山賓得與父之子王孫頻以赫蹏相慰勞如其先人疇昔歲己亥昌霜雪棹舴舺歷雷港秋浦憑吊二水三山放於射陽湖以鼉鼓涉幾二千里其得惓然班荆道故昔者亦僅二三子而已一日王孫從座上出詩選一編積寸許垂示則溫陵黃俞邵所錄也夫俞邵抱海鶴先生遺書居秣陵問業於予友高座道人道人擲置一切何有於語言文字之障而獨不能廢詩俞邵有才如海時以其若近體就道人篝燈商榷故其詩率多可傳復取江上州郡詩手選之如予曩與道人暨伯宗次尾諸君故事名曰建初社按其姓字予雖不能悉知然大概皆吾良友之子姓與其戚黨予歸而徙倚寒水之側誦其詩彷彿再覩良友譬

寒崖近稿一 序

二十

之吾家鴻祖忽聽開元以來巡幸五嶽千乘萬騎奮湧之盛自不覺破涕而爲笑矣諸詩類博奧而超忽幽異而秀雅凡古人之佳處旣已無不兼擅而吾一言以蔽之曰茲真讀書人之詩而非時流狃俗之比道人其以予爲知言哉嗟乎古今來才與時各操其貞勝之權其才不能抑之使下而其時復不能抗之使上則往往以雅頌之才屈而爲國風周成王時詩五十三篇無一而不奏於朝廷宗廟不聞所謂達事變而懷舊俗者豈其才之獨殊絕哉時則爲之若夫

寒崖近稿一 序

二十一

平王而降雖使孔頽操觚不得不變而爲黍離楊水之什矣今諸子之詩具在其將比於雅頌以鳴慶耶抑將列於國風以致感耶予亦烏能知然而其人則皆大雅之才矣予故爲道襲昔之盛事而樂敘之

贈刑部主事孝友施先生傳

今分守湖西道叅議愚山施公歷刑部主事時以覃恩贈父會曾先生如其官安丘劉相國爲之墓表西陵徐君爲之誌銘而施公意猶未已復屬弘緒爲傳以告史氏緒再拜而復于公曰贈君之有墓表有誌銘宜也傳則緒媿非其人然不敢不識其大者於是取所爲墓表與誌銘竟讀之乃知先生蓋孝友君子也特題之曰孝友施先生云傳孝友不必贈君傳贈君之孝友則猶之傳孝友也傳曰先生諱啓字會

寒崖近稿一 傳

二十二

省宣城之雙溪里人父允升公以理學者聲萬曆間先生能世其家學甫四歲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先生侍王父肉食歸見母淡食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七歲就外傳十歲通毛詩義易尤篤好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率以爲常每語人曰吾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之所繫不可以一日而相遠也始婚之夕從賓或強以酒固辭不勝允升公以爲客客意目攝之先生跪謝罪客請而起之猶退而跪於寢門每鷄初鳴直漱遺房新問衣寒燠疾痛苛

齋無不如禮年二十四允升公捐館舍先生哭踊毀
瘠哀感路人既殯朝暮食一盞米寢苦枕塊不脫經
帶終三年喪癯骨柴立抑又無不如禮者其致孝于
養生送死之詳且盡蓋如此先生之高祖迄于曾祖
祖父三世終鮮兄弟及先生而始有弟譽撫摩教誨
之不遺餘力坐必聯席寢必連床食必同饑飽內無
私橐外無私交遊終其身雍雍怡怡彈琴賦詩以相
娛樂不少倦其篤于友愛又如此然則題先生以孝
友之目先生豈有媿哉自秦焚詩書孝經藏于河間

寒崖近稿一 傳

二十三

人類之家迨漢昭帝而始出大儒孔安國鄭衆馬融
皆嘗爲之注當時傳習之盛至于期門羽林士卒皆
能通其章句近代以六藝選舉而獨不及茲經遂有
登枝捐本之恨先生獨能表章而又躬蹈履之真有
功于聖門者矣惜哉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弗克竟其
理學之家傳而充大之也能無歎與先生同善詩賦
不輕出以示人人亦罕知之者今其子少叅公乃以
天授之才頡頏揚馬李杜授之所向無不如意然而
言必稱先孝友恭謹一一推本於先生人以比之石

奮石建子故樂爲敘次其事無使不言而躬行者獨
專美于前代焉少叅名閔章順治己丑進士

寒崖近稿一 傳

二十四

舫亭記

崇禎己卯冬盡子始以謫籍來攝長興長素稱巖邑自石令有恒爲盜剽刃更數令皆先後投効太至晉陵吳令鬱禪又以漕輓失額左遷子從干戈患難之餘來蒞茲土苦辭代庖不獲時遼餉外復增練勦二餉練最急特遣給事中專督勦屬督師閣部軍需方武陵氣礖甚時每輟輦手赤羽立晚諸守長諸守長率揣恐失措長邑虧勦餉至六千練至萬四千又崔某以中車御命倨坐撫按上其廨養號把牌者四出案崖近稿一 記 王五

催漕郡邑長漕輓七萬餘迄歲暮廩無升勺予仰天嘆曰吾其不免於茲邑乎乃日晨起皇皇治公事底漏盡而返問前羨耗幾何曰貪者五分廉者三最廉者二乃盡太其二問蠹漕者何曰押差蠹何狀曰差四百人人輸五金私令令獲二千而差取償於民者萬數千不啻也乃去押差問侵漁之胥之甚者何曰錢允中曰朱寧乃罪錢允中朱寧問其次曰縣總乃革縣總甫三月而勦六千報竣練萬四千而萬二千報竣又閱月而漕七萬餘悉報竣乃遂無事暇則退

而讀書於私署署有夢鼎堂堂堅完而頗漏濕稍爲修葺之堂之旁園可縱廣六七畝方池澹蕩如環點園地之半舊有亭翼然跨池南面老樹叢篁夾立左右魚鳥旋繞陟降入其亭泛泛然類浮江湖而黯澹潯也因顏之曰舫亭或曰舟居之樂莫如東南而尤莫盛於湖子朝而橫艇若川夕放於蓮花庄白蘋洲空水搖曳鷗鷺咸圍而所蒞長邑是畫溪古木參天十餘里又豈不可幅巾輕裘絃管嘯詠顧乃取尺波勺水以自娛而矜之又以其偃息之亭強名以舫某

案崖近稿一

王五

惑滋甚曰子之名亭非其嬉遊是孰而漫被之也子不聞之乎治大國若烹小鮮吾亦以吾之亭喻吾之治而已物莫安於亭而莫不安於舫蓋當其利涉大川雖風濤恬適之際亦若有不可以終日者退而寢處吾廬遂若畢世而可無患然而善操舟者縱一葦凌萬頃能使吾之舫一如吾之亭而使處其間者安之而忘乎舫與亭之爲二物方子之始至也其視此地殆甚於敝舟及其既與吾習也吾于徐徐而已雖然吾慮焉夫舫可使安之如亭而亭頗有時而寒